

福建地方戏曲丛书



(閩 剧)

陈若霖斬皇子

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建地方戲曲叢書

(閩 劇)

陳若霖斬皇子

整理：林 飛

福建人民出版社

2618
4817

07

陈若霖斩皇子

(閩 劇)

整理：林 飞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河东路得贵巷18号)

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1号

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

*

开本787×1092 1/36 印张2 17/18 字数57,

1957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59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4,461—6,470

统一书号：T10104·83

定 价：(7)二角七分

內 容 簡 介

本劇是根据福州民間傳說編寫而成的。傳說云：皇子鴻杵，見当朝宰相李雅之女雪嬌貌美，假傳懿旨，將雪嬌騙進宮中，企圖非禮。雪嬌不从，自縊身死。鴻杵为殺人滅口計，將傳旨的太監王洪一井害死，沉尸御園龍泉古井內。刑部大臣陈若霖得知此案后，暗使巧計，从鴻杵口中得知真相，并挖开御園龍泉古井。冤情大白后，陈若霖不顧皇帝、皇后的种种刁难阻撓，將皇子鴻杵問斬。这是福建省实验閩剧团的一个演出節目，演出时亟受群众欢迎。

人物：

陈若霖——刑部。

張文貴——举子。

李雪嬌——丞相之女。

秋 月——雪嬌之婢。

李 雅——丞相。

鴻 杵——皇子。

孙 后——正宮娘娘。

皇 帝——

王 洪——內監。

晨 光——報恩寺主持。

李 祿——李雅家院。

堂 候——刑部衙堂候。

四朝官——甲、乙、丙、丁。

四武士——甲、乙、丙、丁。

四校尉——甲、乙、丙、丁。

內 侍——

內 監——

四宮女——甲、乙、丙、丁。

第一場 憐 才

〔景：報恩寺左側知客院迴廊。〕

〔傳來佛事音樂。〕

〔李雅獨自徘徊上。〕

李雅：（唱寬板吟）

報恩寺內追荐亡室，

只剩一女慰我晚年！

〔秋月同雪嬌上。〕

秋月：小姐，相爺又在傷心流淚。

雪嬌：咳！（唱寬板吟）

心痛慈親長辭人世，

安慰老父强作欢颜。

爹，何以又如此悲痛呢？

李雅：雪嬌！（唱）

你娘舍我身归黄泉。

秋月：老爺，夫人既死，伤心也是无用啊！

雪嬌：（唱）請爹節哀勿再伤怀。

李雅：雪嬌，你娘如今与世長辞，叫为父怎不伤悲。

雪嬌：娘親医藥罔效，終于不治，望爹爹不可过于悲痛，珍重身体。

〔李祿上。〕

李祿：报。參見相國。

李雅：免。李祿來寺何干？

李祿：啓稟相國大人，方才聖上派來欽差，請相國回府接旨。

李雅：哦——雪嬌，你娘佛事今日告竣，但我皇命在身，不敢延誤；你料理功德，法事完滿，即当回去。

雪嬌：女儿曉得。

李雅：李祿，外面备轎伺候！

李祿：遵命。（入）

雪嬌：女儿送过爹爹。

李雅：不必远送。（入）

文貴：（內唱干打）

身如寒鳥雨風侵，

貧病交煎作苦吟。

雪嬌：嚶！何人在此寺中吟哦？

秋月：是呀！（想着）啊！小姐，莫不是前日奴婢和你在藏經院里碰見的那個書生？

雪嬌：哦！你听。

文貴：（內唱）有負襟懷虛度日，

豈甘寂寂沒禪林！

雪嬌：听他滿腔哀怨，情實可憫！

秋月：小姐，据方丈說道：这里壁上許多字畫，都是這個公子寫的、畫的。你也時常贊美他學問好——他有這樣的好才情，怎麼會落在禪寺呢？

雪嬌：這是中途落魄，如之奈何！

秋月：小姐，這書生文才出眾，如果有貴人扶持，定能直上青雲。

雪嬌：是。想他人品端莊，滿腹經綸。看他字畫，行行錦綉，字字珠璣。如此才情，不能遂志，真令人憐惜。

秋月：小姐，你既然有心見憐，何不相助於他？

雪嬌：哦！只是不知他姓氏里居，且又與我非親非故，何能相助！

秋月：真的，他的家鄉名姓我們還不知道。咳！可惜跟咱家沒有親戚關係，如果是親戚多好。

雪嬌：怎見得？

秋月：小姐，有道是：“朝中有人好做官”，他如果有親戚在朝中做官，那就不至落魄了。

雪嬌：嗯……

〔晨光上。〕

晨光：（引）關懷鄉親事，轉求李相爺。

秋月：長老，方才何人在寺中吟詩，驚動了我家小姐？

晨光：不瞞千金，此人乃上京會試的舉子張文貴，他雖是飽學高才，但是時運不濟，前科失意，又乏川資，無法回鄉。老僧念在鄉親情分，憐其貧困，留居寺中。

雪嬌：哦——是長老同鄉？

晨光：是。小姐，張公子精通經史，而且人品端方，是可造之才。貧僧想托千金轉求相爺扶持，他日寸進，不但張公子受惠，就是老僧亦感功德無量。

雪嬌：這……

秋月：唉！只是——

雪嬌：秋月。（阻之）

秋月：小姐呀！你肯替他向老爺講，扶持他，他一定感你的情啦！

雪嬌：好，且等回家，與父親一談。

晨光：阿彌陀佛。

〔張文貴攜字画上。〕

文貴：（接唱干打）

攜字畫，

上街坊，

求售換得度日糧。

晨光：施主抱病未愈，要往何處？

文貴：不瞞長老，生欲把這些字畫，帶往街坊求售，借維生計。

晨光：施主，貧僧方才把你的苦情對李千金說了，你可向前懇求千金轉求相爺扶持着你。

文貴：哦，但是求助于人——

晨光：這是巧遇，且已蒙千金允諾，若能得到相爺培植，得到一官半職，也免受這貧病之苦，吐氣揚眉。

文貴：嗯！（覺得有理）誠恐冒昧。

秋月：長老，他——

晨光：（向雪嬌）千金，貧僧方才所說的，就是這位張文貴。

雪嬌：這……（舉目一看，正欲迴避）

文貴：（行禮）小姐在上，張文貴有禮。

雪嬌：哦……公子免禮。

文貴：謝小姐。

雪嬌：方才听長老說道，公子因文章失意，逗留异地。但不知原籍何处？

秋月：公子，你可將籍貫与家世，对我小姐言明！

文貴：小姐容告：（唱清言詞）

祖居在福州府永福縣內，
張文貴早喪父母唯我一人。
年弱冠家貧寒六親无靠，
逢开科集川資來京求名。
实不幸功名不第客囊羞澀，
豪長老急公好義棲身禪林。

雪嬌：哦！（旁唱清言詞）

見举止端方說出家世，
实堪憐文質彬彬坐困愁城。

秋月：小姐！（唱）

可憐他身困异鄉窮途落魄，

晨光：是。（唱）

借千金一言九鼎提拔寒貧。

文貴：（唱）能得到相國培植不忘大德，

雪嬌：（唱）回府后父親面前当代說明。

（向秋月）可傳言病复原即到相府，

我自当代他周旋諒必可成。

秋月：哦！（喜）公子！（唱）

小姐听你說來歷心生惻隱，

病复原到相府面訴苦情。

文貴：如此感謝千金，有劳大姐。（想了想）（唱）

嘆難生怎能身進相府？

晨光：哎呀，不錯。

秋月：是、小姐！（唱）

既非親又非戚无物为憑。

雪嬌：不錯呀！（想了想，看文貴一眼）

（唱）他身上衣衫襤褸怎能進府，

必受那門官阻止難進內庭。

哎呀，无有憑証怎能身進相府呢？（想）秋月，你的
罗帕付与公子，作为入府憑証。

秋月：这……奴婢罗帕，門官未必相信，还是小姐自用的东
西取一件，才足为憑。

雪嬌：嗯嗯！（看到自己的扇墜）（唱）

我且把玉蟬扇墜付他为証，（取扇墜与秋月）

为治病并送与念兩紋銀。

秋月：好。有这扇墜，再好也沒有。

（唱）这扇墜是小姐隨身之物，

交公子進相府足可為憑；

我小姐還送你紋銀念兩——

長老，你可先付。

晨光：可以，可以！

文貴：（大為感動）（唱）

受重惠當圖報高誼隆情！（欠身一揖）

雪嬌：（唱）這不過為憐才聊表心意。

秋月：（唱）望公子如約到府當有所成。

文貴：多謝小姐。

晨光：千金，真是難得。

雪嬌：長老言重。

〔小和尚急上。〕

小和尚：師父，師父！啓稟師父，殿下郊外射獵，來此歇息。

晨光：哦！殿下到此，快快迎接。

小和尚：遵命。

〔王洪背着弓箭、山雞，伴同鴻杵上。〕

文貴：小姐，容生告退。

秋月：小姐，張公子和你辭別羅。

雪嬌：哦！公子請便。秋月你我回避。（閃避不及）

鴻杵：（見雪嬌）嗟！她是誰家女眷？

晨光：这位乃是李丞相的千金。

鴻杵：原來是师妹啊！（見文貴）噫！他是何人？

晨光：不瞞殿下，这位是福建举子張文貴，寄宿敝寺。

（向文貴）張公子見過殿下。

文貴：難生張文貴參見殿下。

鴻杵：（臉色一沉）呸！相國千金在此，胆敢如此亂闖！

文貴：这……

鴻杵：退下！

晨光：張公子，随老僧回經房休息。

文貴：是。（無可奈何地随晨光入。王洪放下弓箭、山雞等物）

鴻杵：（嘻皮笑臉）雪嬌师妹！多年不見了，你可認得孤鴻杵嗎？

雪嬌：哦！（一怔）原來殿下駕臨，念臣女不知，望祈賜罪。（躬身下拜）

鴻杵：师妹，此地乃是禪堂，并非皇宮內苑，不必施此大禮，快些起來。

雪嬌：謝千歲。（起立）

鴻杵：孤幼年与妹在相府晤面一次，不覺分別數載。孤去歲選妃之時，然何不見师妹進宮与孤道喜？

雪嬌：那時未奉嚴命，不敢進宮慶賀。

鴻杵：这就难怪师妹了。嘻嘻，多年不見，不意……

〔晨光端上香茗。〕

晨光：千歲，請進香茗。

鴻杵：（話被打斷，厭惡）不用，你可退下！

晨光：遵諭！（入）

鴻杵：（向雪嬌）不意师妹，長得如花似玉，真有天仙美貌！

雪嬌：臣女貌醜，謬蒙殿下過獎。

〔張文貴悄悄出房，有意地停住窺听。〕

鴻杵：孤見尽采女、宮娥，未曾見過象师妹这样天姿國色，世上无双。师妹——你今日到此行香，孤早知你的來意了。

雪嬌：可是家父已對殿下說過了？

鴻杵：孤未曾見過相國，想相國怎知师妹的心事呢？孤早已看出了，师妹進香，是祈求觀音佛祖，早遇得意郎君。

雪嬌：這……

秋月：小姐來到禪林，是代老夫人設壇超荐。

鴻杵：哦！师母亡過，师妹更感伶仃，但不知誰家有福，能与……（正欲向前）

雪嬌：（急阻）千歲貴為皇子，金口銀舌，出言如此……

鴻杵：师妹，孤所說之言，并無錯處，這都是出于愛慕，一片好意。想孤的王妃，如果与师妹比拟，豈只相形見拙，實有天壤之別。

雪嬌：殿下口讀孔聖詩書，難道不知非禮勿言？

鴻杵：這……此言那里有錯呢？

雪嬌：殿下，如此有失皇子威儀！

鴻杵：咳，你乃孤的师妹，就相談數語，又有何不可？

秋月：小姐，上佛殿行香去吧？

雪嬌：是。

鴻杵：（見勢不對）师妹不必介意，既然行香，未便驚擾了。

王洪：是。（入）

〔晨光上。〕

晨光：啓稟千金，老夫人法事圓滿了。

雪嬌：諸煩長老照料。秋月備轎回府。（向鴻杵）臣女告退。

鴻杵：师妹，恕小王未能遠送。

雪嬌：不敢勞駕。

鴻杵：這……

晨光：送過千金。

雪嬌：免。（同秋月下）

〔鴻杵想入弄弄狀。王洪上。〕

王洪：請殿下上馬。

鴻杵：是。

晨光：送過殿下！

鴻杵：免。（分台下）

——幕 落——

第二場 推 荐

〔景：丞相府內廳。〕

〔雪嬌，倚欄弄花，心有所思。〕

雪嬌：（唱鉄断桥）

回憶在禪林，
張文貴飽學人至誠，
實可憐，
貧病纏身。
有心將他扶持，
唯有求得，
父親肯應承。

秋月：（上。答唱，尾句）

相爺請來臨。